



# 百炼成钢

望 昊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本社出版“志願軍英雄傳”選本



- |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百煉成鋼        | 望 昊 著   |
| * 紅旗飄揚在空中   | 輕影 王守勤著 |
| * 奇 襲       | 王程远著    |
| * 優秀的營指揮員   | 前 驅 著   |
| * 在最緊急的關頭   | 里加 谷斯寧著 |
| * 勇敢的天鷹     | 侯祖沛等著   |
| * 奮戰七峯山     | 老史等著    |
| * 炮兵的眼睛     | 張釗 房亞田著 |
| * 為了整體,為了勝利 | 曹鵬等著    |
| * 孤胆英雄      | 陳甦等著    |
| * 戰 友       | 路以丁等著   |
| * 鋼鐵運輸員     | 孫吳 余昂著  |
| * 為了傷員      | 冷楓等著    |
| * 羅盛教       | 肖 琦 著   |

書名前有“\*”者,即將陸續出版

百 煉 成 鋼

望 昊 著

\*

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\*

787×1092 1/32 2 3/8印張 43,000字

1956年8月北京第1版 195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50,000

統一書號: 10009·114

定價(6)二角

# 百煉成鋼

望 吳 著  
張 作 良 插 圖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## 出版者的話

1. 志願軍英雄傳編輯委員會編輯、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“志願軍英雄傳”，全書共一百餘萬字，介紹了64位志願軍英雄、模範和功臣在抗美援朝鬥爭中的英勇事跡。

為了適應廣大青年讀者的閱讀需要和購買能力，經志願軍英雄傳編輯委員會同意，本社特從全書中選出27篇文章，分別編成14冊，每冊介紹了一位或幾位英雄、模範。

2. 本書介紹了特等功、特級英雄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、某部連長楊根思的故事。

1956年6月

封面設計：邱陵

楊根思，江蘇省泰興縣一區五官鄉楊伙村人，1922年生。1944年2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。1945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。1950年9月曾出席全國戰鬥英雄代表會議。1950年10月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。歷任班長、排長、連長。1950年11月29日在朝鮮咸鏡南道長津郡下碇隅里南小高嶺戰鬥中光榮犧牲。1952年5月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領導機關特決定追記特等功，同時授予“特級英雄”稱號。1953年6月25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授予“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”稱號，同時授予金星獎章和一級國旗勳章。中國人民志願軍領導機關並決定，楊根思生前所在的連隊命名為“楊根思連”。

## 1

長江北岸的蘇北平原，是一望無際的沃野。大路伸展在遼闊的田間，縱橫交錯的河上來往着滿載的船舶。每當春天來臨，點點白帆在綠油油的麥苗和翠黃的油菜花間時隱時現；和風吹蕩着麥浪，也吹來油菜花的芬香。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，誰都說：這是一腳能踩出油的好地方！

土地是肥沃的，但是在過去的年代里，人民的生活却是窮

困的。無数个被小樹叢和竹林所環繞的村庄里，挤滿了用泥土和茅草搭成的小屋，住着終年餓着肚子勞動的農民。

这里有一个更小更窮的叫“羊貨郎担”的村庄。據說，太平天国革命以后，有一个姓羊的單身漢，挑了一副貨郎担來到这里的小橋邊，在這塊由于戰爭离亂而荒蕪無主的地方，搭起个小茅棚住下來。後來逐漸有逃荒的、避難的人聚在一起，茅棚多了，土地耕種起來了，村庄便形成了，叫着大家已經習慣的名字：“羊貨郎担”。等到荒蕪的土地能够獲得丰收的時候，秦興城來了个姓周的大地主，帶着兵，騎着馬，在方圓几十里一轉，就把这里圈成了姓周的土地。而且連羊也不准姓，那个姓周的地主說：“哪有这个姓，窮得連姓也不上个規矩，以后姓楊！”于是，地主“周殺人”的佃戶賬上、衙門里的田賦串單上就只有姓楊的，沒有姓羊的。

1922年，楊根思就誕生在这个小村庄里。

正当全家为楊根思的出生而忙碌的時候，姓周的地主派人來把老祖父叫去了。晚上，老祖父回來，一声不响地坐在鍋灶旁边，茅柴的火光映在他滿是皺紋的臉上，前額上沾滿了泥土，泥土滲着血迹——不用說，这是叩头叩的。老祖父从腰帶上抽出竹烟管，就着灶里的火狠吸起來；他吸着吸着，猛地把竹烟管在膝盖上使勁折斷，立起來就走出去了。父親喊了一声，母親也跟着放下孩子走下床來，孩子尖声啼哭，母親失血的臉上一陣陣痙攣。父親說：“你照管孩子！”轉身就追出門去。風在呼呼地叫，無星的夜空漆黑，再也看不見老祖父的影子，尽管父親奔跑叫喊，老祖父好像已被黑夜吞噬。

几天以后，有人帶信來說：几十里外的天星桥浮起來一个尸体，是个有鬍子的老头兒。等到父親赶到天星桥，尸体已經埋葬在乱人坑里。

死了一个能干活的人，多了一个要吃飯的人，生活就更加困难了。父親不是整天在田里干活，就是推小車上天星桥、黄桥、海安和泰兴城。尽管終年劳累得他連腰也直不起來，但全家大小只能喝上連湯帶水的蓼兒粥。等到楊根思能走路，哥哥根林就帶着他，提着一只小竹籃，跌跌爬爬地在田里溝里拾山芋秧、胡蘿卜头和能吃的野菜，有一餐沒一餐的熬日子。

楊根思四歲那一年，父親推着小車替江南客人送貨到海安去，一去七、八天沒有回來。冬天的風雪越刮越大，战争的風声也越來越緊，母親又愁又急，由于長年哭泣而紅腫的眼圈里，又扑扑瑟瑟地掉下泪來。哥哥根林在姑母家里借來的兩升蓼子也喝完了，看着母親低低地哭泣，弟兄倆爬到灶門口，就着灶火余下的一点点热气暖身子；肚子餓得咕咕叫，一声也不响……

又挨过了一天，風雪还刮着，和父親一起推小車出門的人，突然闖進家來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說：“……不好啦，‘北軍’<sup>⊖</sup>搶东西抓伙，……根小<sup>⊙</sup>他爹抱住小車不肯放，‘北軍’火啦，就一槍崩掉了！……我看着事不好，撂下小車就跑……”母親一听，反倒不哭了，瞪着眼，張着嘴，半天也沒有喘出一口气來。哥哥抱着母親哭喊，好容易听到母親喊出一声：“啊！”

⊖ “北軍”是江苏人民对北方軍閥部隊的称呼。

⊙ 根小：楊根思的乳名。





白沫从嘴里冒出來，慢慢地緩过气來。从此，母親再也不会說話，再也不能干活，这个善良的女人瘋了！庄上人把楊根思的大姑母找來。大姑母也沒有主意，扯兩根黃麻給根林，根思兄弟倆披上，对着孤兒兩個直掉眼泪。窮苦人的心总是善良的，上了年紀的宋六爹对村里老老小小說：“先把死的料理料理吧，誰家都有个年灾月晦的。先把根小他爹的尸首弄回來，再破上我这个老臉，帶上孤兒兩個，求求周达成周东家去吧。”庄里人七手八脚把父親的尸首弄了回來。

宋六爹一手拉住哥哥根林，回过身去拉楊根思；楊根思却拉住母親的衣襟硬不走。宋六爹嘆了口气，拖着哥哥走了。这一老一小胆战心驚地走到周达成院子前，宋六爹一按哥哥的头叫跪下，哥哥就双膝跪倒，看着宋六爹的手势，走三步就叩一个头，从大門、二門一直叩到廳堂。好不容易，周达成走了出來，宋六爹又按着哥哥叩响头。周达成捧着晶光嶄亮的白銅水烟袋，搭拉着眼皮問：“宋六子，誰家的小孩？”宋六爹一听就热泪直掉，扑通也跪在地上：“……大爺算是做个修桥补路的好事吧，孤兒寡妇的，求你老人家賞口薄皮棺材，也是为你老人家操劳了一輩子……”周达成却好像一句話也沒听见，把吸水烟的火捻子一晃，問管賬的：“有地？”管賬的腰一呵，牙一毗，笑着說：“有二畝黃沙地！”周达成一擺手說：“宋六子，你要是吃飽飯漲得慌，就來給我拉兩天磨，讓我那头大青驢歇歇气。我大爺可沒有心情管这沒头的賬！”宋六爹还想說下去，周达成袖子一甩，就走進內堂屋去了。管賬的毗着牙說：“看不出宋六子，人窮偏是閑賬多。”宋六爹气得直抖，拉起根林就

走。走回家去，一屋子老老小小，听着宋六爹一講，就罵起“周殺人”來，根林、根思兄弟倆一輩子記住了這件事！後來沒法子，還是從床上扯下一張破蘆席，把父親的屍體卷起來埋葬了。

母親一直是直着眼，呵呵地嚷叫，什么事也不能做了。整天在村子里到處跑，吃些庄里人給的殘湯剩粥。她一天天的瘦下去，第二年也就死了。

這一年，哥哥根林十一歲，就給地主家去放牛。楊根思只五歲，本來跟着哥哥要飯吃也有個帶路的，現在，哥哥一走，他就更加孤苦了，六月里披着破棉襖，十冬臘月穿着爛單褲……

1930年，蘇北平原上掀起了革命的風暴，人民舉行了武裝起義。起義很快遭到反動勢力殘酷的鎮壓，暫時失敗了。“周殺人”那幫地主豪紳比以前更加凶狠。庄里的年輕小伙子少了，有的被殺了，有的跑了。楊根思的哥哥跟着小姑母楊銀珠到上海去了，說是去進工廠做工，一去却很久沒有信息。

楊根思在大姑母家一年年長大了。他十歲上，被迫給地主“周殺人”去放牛。在窮困和過度的勞動里，他長成瘦骨嶙峋的細高個子，就像是一株還沒有結穗的高粱秆。

1937年7月，抗日戰爭開始了。戰爭很快波及到各個角落來。

小姑母銀珠和哥哥根林從上海又逃難回到鄉下。冬天，聽說上海租界上的工廠又開工了，就把楊根思也帶到上海去

做工。臨走的时候，楊根思最要好的伙伴大喜子問他：“什么时候回來？”楊根思一皺眉說：“再也不回來了！”大喜子說：“也不回來看看我嗎？”楊根思也舍不得大喜子呀，心里一酸，別了半天，捏緊了拳头，对大喜子說：“你知道，大喜子哥，有周殺人在呀……”

## 2

楊根思剛進地毯工厂的时候，被那些又高又大的机器吸引住了，看着地毯一寸一寸的編織出來，好像發現了奇迹似的驚嘆而又喜悅。他輕輕地撫摸着已織成的地毯，看着它五顏六色的新奇花样；又輕輕地撫摸着机器，看着它均匀的轉动着……。楊根思悄悄地說：“我要能开动机器，該多么好呀！”

楊根思在地毯厂里是童工，也兼做雜役——抹拭机器上的灰塵，帮着接綫头，作打包的下手，送貨时拉平板貨車的繃繩，抹桌子，扫地，擦玻璃窗，拖地板，加上給老板家里送开水，叫煤球……什么都得干。这一套苦活計把这个才十几歲的孩子忙得喘不过气來，总觉得該生四手四脚才好。日子一久，他听見机器的隆隆声就头痛。

有一次，像往常一样，楊根思拉着平板貨車去送貨，他拉着繃繩在前面走，看着綠灯一亮就飛快越过馬路。哪知道，右边馬路上冲出一輛小汽車。这輛小汽車既不按喇叭，也不听紅綠灯的指揮，直冲过來。楊根思听得推貨車的工人一声尖叫，回头一看，工人已經倒在地上，血流得整只褲管都湿透了。楊根思随着巡捕攔住那輛小汽車，汽車里鑽出一个腆着肚子

的外國人，對巡捕氣勢汹汹地叫喊，楊根思本來以為巡捕一定會把這個胖傢伙帶到巡捕房去，哪知道，巡捕卻向那胖傢伙連連賠禮，胖傢伙爬上汽車一溜煙地駛去了。巡捕回身來就舞動着棍子把圍着的人群趕走。人群里有人喊：“軋傷人能讓他走掉嗎？”巡捕好像理由十足地說：“人家是外國人。”還有人喊：“外國人也不行！”巡捕卻說：“只怪你爹媽不好，沒有給你也長個高鼻子！”楊根思雖別着一肚子氣，也只好忍氣吞聲地把推車工人叫輛黃包車送回廠里去。從此以後，楊根思一看見腆着肚子的外國人，心里就覺得有一股仇氣。

過度的勞動，使楊根思整天覺得目眩頭暈，但又不能一天不上工（停一天就要扣兩天工錢）。他一天天地掙扎着上工去，終於出了事。楊根思爬上兩條凳子擦機器頂軸上的灰塵，剛一爬上去，看着轉動的輪子和皮帶，眼前一陣黑，兩腿就不由自主的抖動起來，只覺得屋頂也在轉，地板也在轉，腳下的凳子也在轉……他身子一歪，嘩啦一聲，就像狂風吹折的樹木，直倒下來，什麼也不知道了。

當楊根思睜開眼的時候，已經躺在家里。那是一間又低又矮的小閣樓，小姑母銀珠睡的是用木箱和木板勉強搭成的小床，根林、根思兄弟倆睡在樓板上。小閣樓里放着兩只破木箱，算是凳子，也算是桌子。微弱的燈光泛着黃色，小姑母正坐在旁邊暗暗啜泣。楊根思覺得头像要裂開來一樣的疼痛，伸手一摸，頭上扎着布，前額有些干巴巴的漲得發痛，他明白，這是創口上凝結的血。從此，楊根思的左額添了一道一寸長的傷痕，傷痕把濃黑的直插向鬢際的左眉分成了兩截。

看着楊根思从早累到天黑，哥哥根林非常难受，总想自己多賺几个錢，讓弟弟能够过得好些。哥哥根林整天不講一句話，好像他應該是个受难者。

哥哥的臉一天天变得黃了，黃得像黃裱紙，不知是哪一天起，連眼珠也变得黃起來。有人說：这是黃疸病。小姑母問哥哥，哥哥說：“沒什麼。”还是第一次汽笛叫就起床，第二次汽笛叫進工厂。

一个深秋的黃昏，秋雨渐渐瀝瀝地下着，淋在鉛皮的屋頂上，單調而又微帶哀怨地响着……。哥哥下工回來，全身淋得湿漉漉的，絞得出半盆水來，不知在什么地方摔了跤，渾身是泥。剛走進擱樓，一个踉蹌几乎摔倒，他抖瑟瑟地扯下湿衣服，攤开鋪盖卷，悶头就睡。小姑母叫他吃飯，他軟綿綿地搖着头。小姑母觉得有些不对，哥哥看着小姑母慌張起來，就有气無力地說：“累得慌，累得慌啊，只想睡……”小姑母伸手摸一摸哥哥的前額，觉得沒有發燒，略略放了心。整夜，楊根思觉得哥哥睡得很熟，一动也沒有动。第二天早晨汽笛叫第一声，小姑母和楊根思起床來，哥哥还是睡着，小姑母說：“这孩子只知道拚命干活，就讓他歇一天吧，扣几个錢不要緊，身子要緊啊！”楊根思就沒有叫哥哥起來。黃昏放工回家，哥哥还是一动也不动的睡着，楊根思一摸他全身冰涼，就喊小姑母，小姑母把手放到哥哥鼻孔上一試，哇的一声哭了：“你不能死啊，你……”哥哥不知在什么时候断气了。

楊根思抱緊头，心里像烈火在燃燒。他想起老祖父、父親、母親、哥哥一个个忍气吞声劳累了一輩子，到头來都無声

無息的死了。这世界，哪里有窮人的日子啊！

哥哥一死，楊根思就更加不說話了，悶着頭干活，总算慢慢地學會了開機器。可就在這時候，太平洋戰爭爆發了，日本侵略軍正式駐進“租界”里來。地毯廠老板看着地毯的主顧沒有了，做投機生意能賺大錢，把地毯廠关了門，搞起黃金、股票買賣來。

楊根思失業以後，雖然小姑母還在紗廠里做工，但叫姑母養活着自己，他心里總有些過意不去。姑母說：“回鄉下種地去吧。”楊根思說：“周殺人不死，我不回去。”楊根思走頭無路，整天在馬路上閑蕩。後來跟幾個工人，流浪到了蘇州，把行李當了做“押櫃”<sup>⊖</sup>，拉起黃包車來。

風里來，雨里去，吃上頓沒下頓，楊根思往往餓着肚子拉一天車，掙的錢還不夠繳車租。拉車也真不容易，東有“東霸天”，西有“鎮街虎”，對他們總得賠小心，“敬上”幾個錢。偽警察就更不用說了，要了“月份錢”不算，黑漆大棍老在你背上轉。如果拉到日本鬼子，那就更倒霉，非挨揍不了事。那年月，楊根思總覺得別着一肚火氣，只要冒上一星火花，隨時都會燃燒起來。

有一天，楊根思拉車路過觀前街，看見玄妙觀前圍着一大群人。原來，一個日本商人坐着黃包車到玄妙觀來，跳下車就走，拉車的跟上去要錢，日本商人轉身一皮鞋踢在車夫的小肚子上，拉車的痛得直不起腰來，偽警察還上來打他。拉車的被

---

⊖ 押櫃，即保證金。

打得快走不动了。楊根思放下車子去攙扶一把，誰知惹下了禍，偽警察的黑漆棍子竟朝楊根思的背上打來。楊根思身子一挺說：“日本鬼子不講理，你怎么也打他？你是不是中國人？你为什么拿中國人的命不當命？”偽警察怒吼着：“命？狗命一條值幾個錢，死了用蘆席一卷，丟進亂坑！”楊根思氣得發抖，鼻尖上冒着黃豆大的汗珠，劈手奪過偽警察手里的黑漆木棍，猛向偽警察頭上打去。他一棍子把偽警察打得翻身跌倒；再加上一棍，偽警察就昏了過去。看熱鬧的人一看不好，都跑散了。那個挨偽警察打的車夫顧不得疼痛，喊道：“還不快逃！”這句話提醒了楊根思，他推開人群，拔腿飛跑，沿大街轉彎向北，出了太平門，跑下小路……

楊根思一口氣跑了兩、三個鐘頭，鑽進一個小廟里，坐在台階上忽哧忽哧地直喘氣。他幾乎弄不清剛才發生的事情，也弄不清他是怎樣竄過城門口的日本兵崗哨的。他坐定了心，才想起这下完了，車子也丟了，“押櫃金”也拿不到了，蘇州城也不能再住了。

風吹着廟前的白楊樹，嘩嘩地響。楊根思盤算來盤算去，找不到一個去處。回上海，不行；到別處吧，又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？楊根思猛站起來，轉身看見一座泥菩薩，他一拳把它打翻，怒沖沖地邁開大步朝前走去……

### 3

終于，楊根思又走上了通“羊貨郎担”的那條曲折的大路。眼前的景物都熟悉起來。這田壠，這垂柳，這小橋流水，這

小桥旁的土地庙……特别是周家大院的瓦屋顶还照样耸立在树梢上，十几里外就看得清清楚楚，杨根思想得什么都没有变。在杨根思想来：“羊货郎担”应该有非常巨大的变化。他曾听说：这里有共产党，有新四军，这里的人民在抗日。

他看到周家大院的瓦屋顶，杨根思的脚步又沉重起来，慢慢地走向村子。他仔细地看他曾经离别了多年的故乡故土，觉得景象有些变了：树木都拦腰砍了，听不到咯咯的鸡叫声，连一只狗也看不到，到处显得萧条！

“站住！”

杨根思吃了一惊，收住了脚步。村头上两个小孩走过来，盘问起杨根思来。杨根思顿时觉得：“羊货郎担”变了！杨根思模糊地记起了，曾经有过这样的事：他八岁那年，有着农民协会和赤卫队的时候，大喜子他们就是像这两个小孩一样放哨站岗。可惜那时候自己年纪太小！

放哨的孩子终于让杨根思走进村子。杨根思决定先去找大喜子。想起大喜子，脚步就加快了；在走向家乡的路上，杨根思不止千百次的想念过他。杨根思就像对亲哥哥一样的想念着大喜子。杨根思懊悔：离开家乡的时候，不该对大喜子说“再也不回来了！”就是只有一个大喜子，不论千山万水也该回来看看啊！

走到大喜子家，门半开着，烟囱里微微冒着青烟，院子里冷清清的。杨根思好像立刻就知道大喜子不在家。他在门口站住了。

“谁呀，不进来坐坐？”



楊根思听出这是大喜子媽的声音，想着她一定老多了。大喜子媽走到門前，認出楊根思，也楞住了。

“这不是根小？”大喜子媽拉住楊根思，声音顫抖着。“長得这样高大啦，該有二十歲了吧。”

楊根思随着大喜子媽走進屋里，喝着略帶甜味的大麥茶。老婆婆断断續續講述着这几年村里各式各样的事情。

“大喜子哥呢？”楊根思問。

老婆婆的眼泪瑟瑟掉下來，話声有些顫抖：“你还不知道？他死啦，死了快三年啦……”

“啊！”楊根思听到这意外的消息，差一点沒把手里的碗捏碎。

“早几年还說你在上海，以后就不知信息，你这孩子。”大喜子媽抹了抹眼泪：“这几年大变啦。你看，庄前的樹都砍掉了。日本鬼子占泰兴城的那年臘月二十，日本鬼子和‘黑狗’——喔，那时还没有‘二黃’，只有給鬼子干事的警察‘黑狗’——殺了二疤子一家。多可憐哪，他老婆是給糟蹋死的。就是那次，全村遭难。以后來了常备旅，說是‘國軍’，糟害起老百姓來，却跟鬼子沒兩样，恨死人啦！后來总算來了新四軍，那就沒有說的啦。你大喜子哥沒等新四軍住定就參加上啦，第二年打姚家岱，就……”老婆婆說到这里又泪水盈眶，声音哽咽。

这时候，吆吆喝喝地走進來一个小青年，个子挺高，仔細看去，实在还是个孩子。那圓圓的臉就和大喜子一模一样。楊根思立即認出这是小喜子。小喜子一進門就吵着要吃飯。